第一章
全球化与“世界警察”
——走向 21 世纪的北约新战略

1999 年 4 月 25 日，为期 3 天的北约首脑会议在华盛顿落下帷幕，北约 19 国发表了《华盛顿宣言》、《关于科索沃的 17 点声明》，以及新的《联盟战略概念》等文件。尤其是北约确定了 21 世纪的“战略新概念”，为冷战时期产生的这个集体防务组织“勾勒出 50 大庆后的新形象”。北约新战略的产生，标志着北约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北约新战略的出台背景

近年来，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自身自下而上之需，北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从集体防御的传统军事联盟转化为安全合作的政治军事组织，其军事战略重点也由过去对付“单向”之敌，转而监视“多方面”威胁，包括对付中东欧国家引发的对立、领土纠纷等严重经济、社会和政治难题导致的不利欧洲稳定的危机和武装冲突。

但是，北约到底面临着哪些安全威胁？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北约原来重点防范的“大规模核战争的威胁”已不复存在，作为传统的集体防御组织，北约一度连存在的意义都受到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疑。目前，大西洋两岸已达成一致，认为北约各国已不再面临着现实的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威胁。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瑙曼指出，北约面临着四个新的危机：俄罗斯局势的不确定性、欧洲内部复杂的地区矛盾和种族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犯罪和恐怖活动。美国认为，为应对这些危机，北约必须具有干预能力并且应该把干预的范围扩大到成员国领土以外。此外，北约还可以在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不经联合国授权而采取行动。对于美国的上述观点，一些欧洲盟国有不同看法。但是应当看到，分歧只是在于要不要联合国授权，要不要把范围限定在欧洲，要不要采取一致同意、个案处理的方式来实施“ 管理 ”，而不是要不要‘ 维护共同利益 ”。

更为重要的是，北约的战略调整被认为符合欧洲一体化的需要。目前，欧盟国家的主权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少专家甚至认为国家主权的概念是冷战时的观念。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就曾说过，现存欧洲安全体制所依赖的主权概念不但不能保障和平，相反还是引发冲突的根源。实际上，一些欧洲盟国之所以会参与或支持轰炸南联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认识。

北约战略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从军事组织向政治军事组织的转变。近年来北约加强了对伙伴关系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加强了同他们在反恐怖、反走私等方面的合作，向他们提供技术、军事援助，并推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其中，最关键的是推动中东欧国家军事和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北约认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上述地区国家出现动乱。用北约秘书长索拉纳的话说，就是在保证西方的民主、人权和法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的欧洲。

北约的政治军事化并非意味着要削弱他们在军事方面的努力。北约始终认为，苏联的瓦解和东欧的剧变离不开军事威慑。因此，即便是在冷战结束的今天，北约特别是美国并未放松军备

建设。1998 年，北约 19 国的军备开支高达 4200 多亿美元，几乎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要多出一倍。而北约战机对南联盟的轰炸就更能说明北约对军事威慑的重视。

北约战略的调整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它自然反映了美国的利益。按照美国人设计的欧洲政治格局，欧洲安全的责任应该由北约来承担，欧盟“主管”经济发展，欧安组织则负责有关人权和民主等方面的事务。欧盟对这一分工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它认为欧洲的事务应该由欧洲人来管，但鉴于它现在尚未形成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且在安全上一时还离不开美国的保护，所以眼下还不敢同美国闹翻。因此，在制定北约新战略这一关键问题上，欧盟的发言权有限，最后很可能还是美国说了算。欧洲安全是一条主线。这实际上代表了北约大多数成员国对北约安全乃至欧洲安全的一些看法。北约各国普遍认为，在这种安全环境下，要达到预防俄罗斯局势的不确定性、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区域和民族冲突、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扩散的威胁，以及国际犯罪和恐怖活动这四种危机的目的仅靠以往的集体防御显然是不够的。

在这种深刻的时代背景下，尽管北约各成员国对扩大“集体防御”和实施预防危机并非都十分积极，但他们在安全问题上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认定的有威胁的周边地区包含了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地区国家和北非国家。新构想将进一步强调北约的政治功能，特别是突出对话与合作，加强“和平伙伴关系”，并让欧洲稳定和安全的基础扩大到中东欧各国。

事实上，早于 1991 年北约就对其战略进行过修订，开始筹划并实施非北大西洋公约第 5 款性质的军事行动，包括到北约领土之外进行预防危机的行动。 1994 年 8 月的波黑维和行动就是以联合国名义为掩护，在北约传统防区之外采取的首次军事行动。1998 年 10 月 13 日，北约理事会以科索沃局势恶化为由，授权欧洲盟军司令部对南联盟实施空中军事打击。一个月后，即

11月 13 日，北约议会又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一项修正案，正式取消了有关北约的军事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严格授权的要求。1998 年 12 月 8 日，在重点讨论北约新战略的北约外长会议上，美国提出把北约维护成员国安全的职能扩展到对付北约防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危机的新构想。这意味着北约新战略已初露端倪。

□ 北约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质

北约诸国千呼万唤的《华盛顿宣言》和《联盟战略概念》中，提出的战略概念共 65 条，主要包括 4 项内容：联盟的目的和任务，战略展望，21 世纪维护安全的方式，北约军事力量指导原则。

文件认为，冷战时期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但北约仍然面临“更具挑战性”的前景，新的机遇与危机并存。由于战略环境的改变，北约遭受常规武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很小，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北约的安全面临各种“难以预测”的军事和非军事性危险，这些危险包括欧洲——大西洋地区内及其周围区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如一些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困难、种族和宗教矛盾以及领土争端，北约以外的国家拥有的核武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

文件说，北约在解决 21 世纪的安全问题时，不仅要采取军事措施，而且还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动用“广泛的手段”，以便建立一个“欧洲安全大厦”。为了加强欧洲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必须保持跨大西洋盟国之间的联系，保持有效的军事威慑和防御能力，在联盟内部增强欧洲的安全和防御特性，提高成功处理全面危机的能力，继续向新成员开放，继续同其他国家发展伙伴、合作与对话关系。

文件说，北约必须保持必要的军事力量来完成其各项使命，而盟军的“团结和战略上的统一”则是完成联盟使命的“最重要”的原则。

北约领导人还强调，美国、英国、法国的战略核武器为北约的安全提供了“最高保障”。因此北约将在欧洲保持“足够的核力量”；此外，还将在该地区保持足够的“次战略性武器”。

文件说，北约必须保持能够威慑和反击“任何联盟”的足够军事力量和军事能力。北约还必须考虑到地区性、特别是地缘战略的因素，当北约周边地区发生导致危机和冲突的动荡时，北约需要“在尽可能短的预警时间内作出军事反应”。

北约战略新概念的核心是：“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维护“民主、人权和法制”，为欧洲“公开持久的和平秩序奋斗”；不仅要保证成员国的防务安全，而且还要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联系到 4 月 23 日北约各国首脑一致通过的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声明，就可以把北约战略新概念的实质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从此后，以美国为首的这个“更强大也更广泛的”跨大西洋政治军事组织，实际上不再是维护各成员国自身安全，而是要捍卫北约领导人认可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律秩序”等价值观念；二是只要北约认为有必要，就可实施对外干预，即使需要大动干戈也在所不惜，而且一旦动武，还要“决心取得胜利”；三是北约决定对外采取军事行动时，外无需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内可采用“自愿结合”的原则，比如，美国想干的，欧洲国家同意的可以跟它一起干，不想干的反对也没用。

说得明白些，所谓战略新概念，其实质就是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全球战略的体现，它要把北约变成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的工具。

美国主导的北约对南联盟动武向世界传达了新的信息。分析这个“实例”所包含的信息，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美国在世纪之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北约制定的“战略新概念”到底是什么货色。

其一，美国和北约的“人道主义干预”，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印记，具有强烈的针对性、选择性。它以西方的价值和战略利益划线，把美国心目中的战略对手或潜在的敌人列为打击对象或遏制目标，采用双重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美国在冷战后所设计的“新干涉主义”，即干预“全球化”。北约执意要实现在南联盟的军事存在，其战略目的在于搬掉北约东扩路上的障碍，牢牢地掌握欧洲乃至世界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如同国际舆论指出的：“北约空袭的真正目的是用武力手段建立一种符合它们自己利益的世界新秩序，确立其主宰世界的地位。”

其二，大大强化北约的政治职能和军事职能，使北约的集体干预成为一种独立的国际安全机制。美国公然把联合国抛在一边，宣称北约不能成为“联合国的分支机构”。这样，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安全架构严重受损，强大的军事集团成为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工具，而国际社会对此却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

其三，把“反人类罪”和“种族清洗罪”强加给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处理内部事务的措施被称为“侵略”，而把它们自己的武装干涉叫做“保卫人权”，从而突破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的神圣原则。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遭到严重践踏，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石受到动摇。

其四，动辄使用武力高压政策，把它们自己制定的干涉性“协议”加强于主权国家，否则就实施毁灭性的军事打击。殖民主义时代的“炮舰政策”又被搬了出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重新登上现代国际舞台。

由此不难看出，美国为北约制定的“战略新概念”的实际含义是：以维护“人权”、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以北约或类似的军事同盟为工具，以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世界各地进行不受限制的干涉，包括军事干涉，以保卫其“共同

利益”。这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逻辑！按照这样的逻辑，强权国家随时都可以找出借口，对别国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甚至军事侵略。这样的世界，还有什么安全感，还有什么秩序与和平可言？

北约新战略最后确定的内容虽然是 4 月 23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签署公布。但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就接纳波、捷、匈为新成员国发表了一篇题为《联盟逐渐扩大》的文章，从其提出的北约 21 世纪安全系统面临的五大任务中，已经可以看出北约新战略所包含的五个方面的主题。

第一，巩固联盟，北美和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其基点首先是坚持北约仍具备促进安全和制止侵略功能，认为北约仍是保证大西洋两岸安全的柱石，并要在 21 世纪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其次，认为大西洋两岸仍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坚决维护民主价值观、爱好经济创新和竞争以及具有对付新挑战的有效军事手段。认为把这些要素汇集到一起，北约能帮助东欧建立民主和繁荣，并把俄罗斯同欧洲安全体系联系在一起，促进地中海的稳定，防止并处理地区冲突，有效对付像致命武器扩散这样的新挑战。

第二，在安全问题上将使欧洲具有更坚强的个性，即建立一个不脱离北约的欧洲自己的防务。认为一个自信和更成熟的欧洲将是对北美更有用的安全伙伴，把采取前后一致的军事行动的欧洲看作是北约保持长期稳定的先决条件。北约在联盟内部树立这样的观念，即欧洲安全和防御的努力要取得成果，对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来说，要执行由欧洲人领导的维和以及处理危机的任务，必须实实在在地依靠和利用北约的装备和能力。

第三，北约继续实施其扩大政策。继续鼓励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在准备参加北约的同时实行睦邻政策和广泛进行改革。通过促进改革来保持扩大进程的势头。他认为，这个扩大政策必须在

保证北约的效率、一些国家加入的愿望和整个欧洲的安全和稳定等问题上权衡得失。由于北约扩大涉及大国之间关系调整，影响着国际格局，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新成员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即新成员国应均衡对待参加北约的好处和负担。新成员国必须改革本国武装部队，并把武装部队交给文官控制，以适应北约政治、军事运行机制。此外，每当北约需要它们帮助时，例如部署部队到波斯尼亚或科索沃时，它们都应做出贡献。不可否认，北约东扩理所当然被北约境外的国家认为是冷战后头一次制造了新分界线。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加入确实架起了把北约同远在东方的国家连在一起的桥梁，但这座桥梁既不是真正的和平之桥，也不可能让所有国家通行。这个地区共有 9 个国家希望加入北约。北约扩大现在被一些国家看作是以一些国家的不安全为代价换来本国安全的行为。北约在欧洲心脏地区加强力量不可能使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二是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消除其被孤立的忧虑。北约已一再向俄罗斯保证，北约的扩大不会损害欧洲的战略局势。北约已排除了在新成员国领土上长期驻扎大批部队或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相反，如果需要的话，北约将利用现有成员国的增援部队保卫这些新成员国。毫无疑问，最初北约的扩大设想，引起了俄罗斯被孤立的忧虑。当北约 1997 年 7 月在马德里决定邀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北约时，北约已先于 6 个星期前在巴黎同叶利钦总统签订了北约和俄罗斯的基本文件。自那以后，在他看来，俄罗斯和北约都认为彼此相互对话和发展实际合作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实际上双方存在着重大分歧，如在科索沃危机期间发生重大分歧的时刻，虽然俄罗斯也派使节参加北约的会议，并设法说服北约相信其立场而不是拂袖而去，但俄罗斯内心的苦水又何用外人明言。

北约并没有忘记，在欧洲建立安全必须包括俄罗斯联邦。在他们眼里俄罗斯仍将是一个有矛盾的国家，并承认，北约和俄罗

斯的关系密切不会意味着双方在每个问题上都一致。双方要建立成熟的和务实的关系，即一个领域的分歧不会防止另一个领域取得进展。在处理地区危机、讨论恐怖活动、对付自然灾害或防止武器扩散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是明显的。但如果就此认为建立务实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已打好，多少是一厢情愿。

第四，在巴尔干地区建立长期稳定。北约把前南斯拉夫看作是欧洲冷战结束并未带来他们在其它地方所看到的趋向开放、民主和一体化总趋势的一个地区。并认为，结束这种非正常情况将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第五，北约战略新构想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处理将来可能威胁欧洲安全的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危险。他们认为这些危险中的主要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及其运载工具，非常规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扩散可能成为今后 10 年对安全构成的最大挑战之一。这样的武器可能对北约的国土以及其执行维和任务的部队构成危险。为了对付所有这些挑战，必须进一步提高北约部队的协作和支援能力。英国政府 1998 年 7 月出台了新的战略防御思想，可能成为北约盟国关于结构改革和采购重点的板本。由于要处理超出北约领土范围以外的威胁，这个构想的核心是军事行动不受联合国的制约，这是最引起争议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虽然这个新构想强调北约只应在能体现其作用的地方采取行动，北约不应当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实际上新战略如得到执行，毫无疑问北约加入了美国领导的世界宪兵队。今天，我们看到，北约部队在巴尔干地区对南联盟一个主权国家狂轰烂炸，那么明天在世界其他地区再见打着北约旗帜的飞机、导弹也就无须惊讶了。

□北约新战略“新”在何处

北约将此次修订的战略定义为“新战略概念”，顾名思义在于一个“新”字。那么，此次北约提出的“新战略概念”究竟“新”在哪里呢？

一是将北约作用扩大到了集体防卫之外，具有一定的进攻性。北约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抵御来自华约、主要是为了防止前苏联的进攻，其作用主要是为了实现集体防卫。但是，“新战略概念”公开宣称北约可以在成员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时采取军事行动，使其具有了在联盟之外发动进攻的能力。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北约的执行机构说：“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威胁来自许多不同的方面，其中包括来自北约边界以外的地区……北约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对这些（非自卫性）危机作出反应。”

二是避开联合国，使北约可以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北约以外的地区进行干预。虽然由于法国等国家的反对，北约领导人在 24 日公布的《华盛顿公报》中并没有就“由谁授权”作出明确表示，只是含糊肯定了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有“首要任务”，但北约在南联盟的行动已经表明了北约新战略避开联合国，对北约以外地区进行干预的新特点。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复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 24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及北约在其成员国领土之外动用武力时是否需要得到联合国批准时，索拉纳断然宣称，“并不需要”。

四是内部决策机制从强调绝对一致转变为盟国可协调分头行动，欧盟的“自主行动能力”略有加强。考虑到威胁对北约 19 个成员国的程度并不是一样的，北约在决策过程中，越来越难以达到“一致同意”，“一致性原则”严重影响了北约的反应能力。

为此，美英两国积极倡导改革内部决策机制。从现在的发展趋向看，北约将逐步放弃“绝对一致原则”，将采取更加灵活的“自愿联合制”，则希望采取行动的，将允许他们采取行动；其他国家可以不参加，但不得阻挠。与此同时，北约为加快决策的进程，将简化决策程序，从北约处理科索沃危机看，北约秘书长索拉纳拥有是否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的最终决定权，这样避免了在关键时刻因个别成员国意见不一而贻误时机，增强了北约决策的效率。

□美国是新战略的始作俑者

1998 年 12 月 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阐述了北约 21 世纪战略“新概念”构想，并计划在今年 4月下旬纪念北约成立 50 周年的庆典上，正式提交北约各成员国讨论。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提出北约 21 世纪战略“新概念”呢？

首先，是由它所固有的霸权主义特性所决定的。随着华约的消失和苏联的解体，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时代宣告结束，然而，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谋求实现它的全球利益的动机却没有随着对手的消失而消失，相反，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霸权心态更加膨胀。因此，为了实现它的全球战略，美国必须要有一个机构来执行它的霸主义和强权政治政策。从北约目前的军事实力和它能在 大西洋两岸形成一致的意见这个条件来看，北约似乎是实现这个目标最理 想的工具，美国积极倡导的北约 21 世纪战略“新概念”，其实质就是改头换面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其次，是美国操纵联合国已越来越力不从心。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就是美国推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具。在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具有最大广泛性的、合法的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已不可能继续让联合国看它的眼色行事。对 1998 年年底的“沙漠之狐”行动，联合国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中，就有 3 个对这一行动表示不满和反对，在昔日参与“沙漠风暴”的 30 多个国家中，如今只剩下英国继续追随着美国去当“孤独的警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试图在联合国之外另立一个完全由自己支配的全球性战略平台——“全球化”的北约，企图无须联合国的同意与授权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为所欲为。

再次，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处于孤立的境地。冷战结束后，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都是美国的家常便饭。在许多国际事务中，美国无视国际法准则，强行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行事的做法，使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强烈反对；“安保条约”引起中国等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强烈不满；“沙漠之狐”行动的冲击波震荡了世界，除了英国竭力体现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外，法国、意大利等大部分国家对美英的行动不予支持，阿拉伯国家则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甚至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孤立，道义上的影响力日渐萎缩，北约战略“新概念”正是美国为其霸权主义寻找到的新依据。

北约新战略的酝酿已有些时日，当然主要由美国人暗中策划并公开推动。早在 1997 年 10 月 21 日，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与前国防部长佩里就联名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北约的真正使命》的文章；同年 12 月 13 日，美国国务院战略政策和谈判办公室前主任索科尔斯基与兰德公司资深分析家拉腊比借《国际先驱论坛报》，声称“新世界中的北约必须更新其战略思想”；1998 年 12 月 7 日，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则亲自在英国《金融

时报》发表文章，为北约新战略构想制造舆论。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北约新战略不同程度地成为北大西洋议会两届年会和1998年两次北约理事会的主要议题，并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按照美国官员和战略分析家们的逻辑，21 世纪的北约必须考虑新的战略环境，适时调整战略思想：鉴于北约面临的威胁已发生质的变化，新战略的重点须从传统的“集体防御入侵”转向“确保共同利益”,与此相适应,北约的任务应包括对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打击恐怖活动、制止种族灭绝行为以及干预由民族与宗教矛盾引发的地区冲突；由于这些威胁不只存在于北约成员国领土以内，北约活动范围也就不能局限于成员国领土，而应随时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地点”投入兵力；而且为“确保共同利益”，北约采取军事行动无须事先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或欧安组织的授权。

乍一看来，上述逻辑似乎天衣无缝，其实背后隐藏有不可告人的企图。近年来，美决策集团环顾全球，自信美国可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至少到 2015 年，因而急于抓住暂无全球性战略对手这一战略机遇，谋求随时对危机做出反应。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准备，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环境，以确保 21 世纪成为所谓“美国世纪”。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德国《法兰克福报》所言，美国便“需要一个能够推行其强权政治的工具。北约则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近年来，由于多数美国政府官员都三番五次声称目前大西洋两岸比任何时候都安全，只有使北约超越传统集体防御原则和军事活动范围，才能成为美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工具。

然而，冷战后世界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明显发展，对美国主宰全球极为不利。尤其在 1998 年，围绕科索沃冲突和伊拉克核查危机，有关国家以联合国为舞台，对美国奉行一个超级大国主义构成强有力牵制，美决策集团由此得出结论：以

北约作为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工具，就必须摆脱“使北约受制于联合国一两个国家否决权的局面”。

此外，近年来，北约内部离心倾向明显发展。尤其随着欧元正式投入运营，北约欧洲成员国谋求共同外交、安全政策与建立独立防务的呼声日高，欧洲主要国家建立联合军工体系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世界事务中对美掣肘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北约这次空袭南斯拉夫联盟，看似内部意见比较统一，但空袭进行不久便出现了不和谐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奥尔布赖特就北约新战略撰文指出，“欧洲的政策不应脱离更广泛的联盟的政策决定……盟国不能在制定军事力量计划、操纵指挥机构和作出采购决定方面都来个两遍……不能对非欧盟成员国的北约成员国有任何歧视”。可见，声称北约必须应付它所面临的新威胁，其实不过是要在欧洲盟国心目中造成一个“全球敌人”形象，向其灌输“共同利害感”，促使它们与其分摊军事干涉的经济负担和政治责任，避免重复出现类似美英“沙漠之狐”行动的单打独斗局面。

就目前情况看，美国推出北约新战略，其战略意图恐怕不乏一厢情愿的成份。因为，从根本上说，虽然欧洲诸国仍需借助北约以维护自身安全，美欧双方也确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但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并不总能与其北约欧洲伙伴的战略利益相吻合。除欧洲大陆及其周边地区外，双方对所谓共同威胁的感觉绝无可能完全一致，各自对外政策方针甚至可能大相径庭。如，北约欧洲成员国并不像美国那样担心出现新的全球性战略对手，至少在中近期，其战略重点在于确保欧元正常运作。促进欧洲一体化发展以及维护欧陆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们之间在对待地区问题上的立场也存在不少分歧；英法等国则不愿轻易放弃通过联合国发挥大国作用的权利与机会。正因为如此，去年北约理事会秋季会议期间，与会者在危机性质界定和是否需要联合国授权等敏感问题上或避重就轻，或措辞含糊。因此，北约华盛顿首

脑会议最终推出的北约新战略，注定只能是一份笼统的“框架性文件”。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模样如何，北约新战略毕竟构成美国跨世纪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且美英“沙漠之狐”行动和北约空袭南联盟已经表明，此一新战略的实施势必对跨世纪国际关系诸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多半不是什么福音。弄不好，出现一个以北约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以美国为主导、以西方价值观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小联合国”，也许并非耸人听闻。鉴于美参议员卢格等人曾公开要求讨论北约战略目标时考虑波斯湾和台湾海峡的危机，这就更需世界各国对北约新战略这一重大动向给予密切关注，以便适时调整对外战略。

□北约推出新战略的真正动机

北约发布新战略的一个根本目的是利用自己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夺取 21 世纪的战略主动权，实现以北约为主导的世界政治新秩序。北约的策略是：在全力巩固西欧的基础上，控制一片，拉住一线，最后伸向四面。

所谓控制一片，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渗透与扩散，将北约的势力与影响扩大到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理事会所辖的广大地区。为此，北约将以新战略为指针，以北约大本营为基地，大力推进东欧的北约化，并利用俄罗斯目前的虚弱地位及在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巧妙运用各种手段，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拉住一线就是通过大力投资，参与里海石油的勘探开发，大力扶持土耳其，加强在地中海的军事部署等手段拉住里海、高加索、黑海、地中海一线的关键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等），一方面保障北约各国的能源供应，一方面遏制

俄罗斯、伊朗、中国等。

伸向四面就是借保护人权、反对种族屠杀和制止研制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对亚非各地缘战略上的重点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谋取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先机之利，最后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主导、北约一统的世界霸权体系。

那么，北约能如他们希望的那样，实现新战略中的野心勃勃的目标么？从表面上看，短短几年的酝酿，“新战略概念”就出台了，北约似乎又铁板一块了。实际上在表面团结的背后，利益各不相同，北约成员国之间在对北约未来战略的认识上并不一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将大大牵制北约的行动，影响北约新战略的顺利实施。

首先，对北约的新任务，北约多数欧洲成员国并不买账。以法国为首的北约欧洲成员国认为，北约充其量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仲裁者之一，北约只有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特别是与联合国合作，才能采取行动。

其次，在北约作用的范围上，北约的多数成员国表示，北约的作用应该与它成立时一样，不要扩大到成员国以外的地区。

再次，在处理北约之外的地区冲突时，更多的国家倾向于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后再展开行动。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庆祝大会期间就多次强调，北约未经授权空袭南联盟，成为该组织今后处理危机的‘惯例’。

最后，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大多数北约成员国更侧重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对美国动辄使用武力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可以预见，随着北约“新战略概念”实施的不断深入，北约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在军事卷入的范围、军事卷入的指挥权、军事卷入的军费开支分配以及解决冲突的手段（是注重军事手段，还是注重外交斡旋）等问题上的矛盾势必进一步加深，这将对美国积极倡导的北约“新战略概念”在实施过程中产生深刻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北约干涉的不断加剧，非北约国家反抗军事卷入的斗争将更坚决、更广泛、更深入，所有这些都直接决定了新战略的实施并不会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顺利。

历史昭示未来，北约在国际关系中继续奉行将一国的安全置于另一国的不安全的冷战安全观是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必然遭到失败。只有在平等、互利、互信、合作基础上，实现共同安全的战略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并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

□充满危险的北约战略转变

1949 年 4 月 4 日北约在美苏冷战中忧心忡忡地诞生了——因为它的成员认为受到了来自苏联以及共产主义的威胁。今天，北约在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中气势汹汹地迎来它的 50 周年——因为它认为自己应该而且有能力在全球维持安全秩序。

50 年里，北约经过了四次扩大，从最初的 12 个成员国扩大到现在 19 个成员国。1955 年，北约第二次扩大时接纳了当时的联邦德国，迫使苏联及东欧国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两大军事集团开始了冷战状态下几十年的军事对抗，直至 1991 年华约解散。

北约成立以来，经历了朝鲜战争、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U2 飞机事件、捷克事件……尽管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两大军事集团武装冲突几度一触即发，但由于实力基本均衡，欧洲并没有爆发人们担心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约还是基本实现了它维护大西洋地区盟国安全的集体防御价值。

冷战结束，随着华约的解散，北约作为对立一方的存在价值自然受到质疑。但是，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积极填补华约解散后在东欧出现的大部分真空，直抵俄罗斯门下，并寻求发挥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